



天同明
Tian Tong Ming

奶香
琉璃酒
著

本王爷宠你



她身为刺客，却是
战斗力为负数的渣渣

她好不容易接了个
大任务——刺杀王爷

结果如下：
王爷不仅逃过刺杀，还成功反扑

前方高能：萌得不要不要的，笑点满满，自备纸巾。

王爷：
“要不，本王爷你？”
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
呆萌小刺客
VS
腹黑王爷

她这个刺客
做到这个份上，
也是“醉醉”的！

中国·苏州
古吴轩出版社

随书附赠 超实用日历海报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王宠你 / 奶香琉璃酒著. — 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6.2

ISBN 978-7-5546-0578-3

I. ①本… II. ①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6174号

策 划: 石 颖 夏 童

责任编辑: 徐小良

见习编辑: 李爱华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书 名: 本王宠你

著 者: 奶香琉璃酒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0578-3

定 价: 26.80元



第一章 谁家刺客初长成 / 001

他把包子展示给她看：“小刺客，记住以后下毒别用断肠散，不仅包子不好撕，还会让青菜变黑，产生奇怪的味道，若非是和你一样傻的人，谁会中招呢？”她悲伤地叹口气，暗想：要刺杀亲王，任重道远啊！

第二章 人生如戏靠演技 / 023

裴靖渊似乎很享受看她这副被踩到尾巴一样的生气模样，端详半晌，从碟子里挑了块玫瑰糕递到她嘴边：“好吧，那么本王换种说法。由于王府已经有你在，便不再需要其他女人来碍本王的眼了。”

第三章 心似无痕双丝网 / 039

“要不本王帮你吹一吹？”他倒也没注意她的反常，只微笑着抓住她的手，倾身上前越靠越近，“呵，躲什么？本王又不会把你怎么样！”

第四章 帝王之心深似海 / 057

“民女谢陛下隆恩。”纵使她心中早已骂了一千一万遍，嘴上却不得不服软。皇帝意味深长地笑了：“那朕即刻派人给你安排住处，过几天再去看望你。”“……”这帝王的心思啊，还真是深浅难测。

第五章 一波未平一波起 / 079

叶檀深深意识到，自己哪怕是出师了，也始终摆脱不了他的掌控，他甚至能一边四方游历一边打探她的行踪。这个老妖精。

第六章 王府养个小刺客 / 103

“多少人想靠近本王，本王连看都不看一眼。”他端详半晌她微微颤动的眼睫，修长的手指将她一绺乱发擦至耳后，随即俯身吻在她的额头上，“但你不一样，谁让本王相中你了呢。”

第七章 叔侄聊发少年狂 / 123

在关上门的刹那，她清清楚楚地听到裴靖渊笑着说：“可遇见本王之后，你就再也无法一个人睡了啊。”





第八章 一纸格杀通缉令 / 143

裴靖渊淡淡地扫了一眼通缉令，嘴角微勾：“段大侠竟然也会被皇帝找麻烦，这可真是新鲜得很。”

第九章 沉思往事立残阳 / 161

叶檀久久沉默着，想起自己以前向师父问及有无喜欢的人时，师父永远都眼神闪烁，不肯明言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那大约是他一生都难忘的往事吧，刻骨铭心，却无力更改。

第十章 当时只道是寻常 / 179

她不甘心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排除在裴靖渊的世界之外，更不愿接受他曾经所有的言行都只是一时冲动。她那么无条件信任的男人，即使他有朝一日真的反悔了，至少也该给予她最后的解释。

第十一章 君得负心薄幸名 / 197

她明白自己逃不掉了，或许长久留下来，努力成为皇帝喜欢的样子，还能为师父争取一线生机。她别无选择，就像她从此要恨上裴靖渊一样，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。

第十二章 此时此夜难为情 / 215

“这件衣服看着碍眼，脱掉吧。”皇帝随手将她沾着裴靖渊血迹的外衣用力一扯，扣子尽数崩坏。他不耐烦地将衣服扔到一旁，修长的手指随即灵活地钻入她的领口。

第十三章 长相思兮长相忆 / 233

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只要有他在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自己都会产生莫大的安全感，不惧风雨，不惧艰险，只坚信他能守着自己，到达所期待的彼岸。

番外 只羡鸳鸯不羡仙 / 243





第一章 谁家刺客初长成

他把包子展示给她看：“小刺客，记住以后下毒别用断肠散，不仅袋子不好撕，还会让青菜变黑，产生奇怪的味道，若非是和你一样傻的人，谁会中招呢？”她悲伤地叹口气，暗想：要刺杀亲王，任重道远啊！



夜已深，月光皎洁，映衬着桥中心对峙的两个人，远观像是一幅被晕染的水墨画。

留着络腮胡的壮汉拔刀托于掌心，颇为嚣张道：“此刀出于轩辕坊名家之手，刀锋三尺三，净重七斤十三两，可吹毛断发，斩金截玉！”

对面穿着夜行衣的娃娃脸少女严肃效仿，结果刀鞘太紧，拔了好几次没拔出来，她气恼地嘬起小嘴，一面与刀鞘做斗争，一面仍气势不输地娇声大喝道：“此刀是从街边花五十文买的，刀身我没量，净重我没称，看这意思估计也不怎么锋利！”

“……”“络腮胡”深深有种被耍的感觉，“小丫头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找死？”

少女俏生生地横他一眼：“听说你作恶多端、死有余辜，今几个我是受了委托特意来杀你的！当然你自行了断也可以，省得溅我一身血！”

“络腮胡”闻言，嚣张地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还当是真人不露相，原来就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蠢货而已！你连刀都拔不出来，还谈什么取我性命？看你生得很俊，不如等我抓了你之后好好疼爱一番吧！”

刺杀没成功反倒被连嘲讽带调戏了一番，眼瞅着对方的大刀已经声势猛烈地挥舞过来。少女看了看手中这把像生了锈一样的廉价刀，一咬牙一跺脚，健步如飞地迎面冲过去，准备直接拿刀鞘砸。

可惜她太天真了，以为自己最近学艺有进步，其实并没有，更何况武器不称手，才过了十几招就被逼到了桥边栏杆旁。

“技不如人就别出来丢脸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我来教吗？”“络腮胡”满脸阴笑地伸手摸向了她的胸部，“不过也好，我就把你当作从天而降的艳遇了。”

少女趁他不注意用力往他手上咬了一口，杏眼圆睁，愤怒道：“士

可杀不可辱！”随即撑着栏杆一个后空翻，干脆利落地跃向河里。

听上去真是个悲伤的故事……然而并没有就此结束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桥下瞬间“唰唰唰”跳上来三位眉清目秀的大好青年，其中最帅的那个凌空接住下落的少女，施展轻功稳稳落地，另外两位大显身手，一路猛攻，直到把方才还不可一世的“络腮胡”揍到趴在桥上翻白眼。

“连我们玄衣社的一枝花也敢随便摸，恭喜你，留全尸的可能性没有了。”最帅的那位把少女放下来，很有兄长风范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没事吧叶檀？都告诉你打不过人家就求饶了，干吗想不开要跳河啊？多危险！”

少女叶檀很难为情地挠挠头：“我看民间画本的贞节烈女们都是这么做的呀！反正我会游泳，重要的是不能给咱组织丢人……小白哥你不许笑话我。”

“哎，哥哪敢笑话你，哥疼你都来不及。”小白顺手捏了一把她光滑的小脸蛋，转身对另外两位兄弟嚷道：“苍术，十四，赶紧的，把他解决了，收工了！”

两人三下五除二地迅速搞定，连留遗言的机会都没给“络腮胡”，现场很快又恢复了风平浪静。

苍术走过来嘱咐道：“叶檀，以后记得买把好刀，别太节俭了，是让你杀人，又不是让你给他当媳妇。”

“……哦。”叶檀乖乖点头，却又忍不住控诉某人，“其实我是没钱了，十四姐那天买香料跟我借了三两银子，到现在还没还呢。”

“叶檀啊……咱能不能换个称呼？再怎么说明人家也是纯汉子。”十四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过分妩媚的五官在月色下的确隐约透出些阴柔的气息，“毕竟社长给的工钱太少，可男人又要活得精致。唉，人家肯定会还给你的啦……”他话没说完就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小白和苍术按住，劈头盖脸打了一顿。

小白活动着筋骨站起身，笑咪咪地揽住叶檀的肩膀：“走，回去复

命——记得下次执行任务时别和对方胡扯，直接开打，哥哥们在桥下倒挂着，胳膊都疼了。”

叶檀顺从地应着：“我知道啦！”

“哎呀，我家妹子真可爱……”

玄衣社总部，两边墙壁各点十盏长明灯，照得大堂亮如白昼。

社长大人端坐于主位之上，尽管戴着寒铁面具，也掩盖不住那股潇洒倜傥的气质，他很自然地朝下面四人一抬下巴：“此次情况如何？讲来听听。”

小白热烈鼓掌：“非常好！叶檀连刀都没拔就成功接住了对方十招！”

苍术平静颌首：“非常好，叶檀言辞尖锐、舌灿莲花，彰显了杀手界的风范。”

十四拈起娇俏兰花指：“非常好，叶檀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依然秉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，放弃生存机会果断投河……”他还未说完，就被另外两人揍了。

多么完美的说话艺术，都被这浑蛋毁了。

事实证明，社长拥有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魄力，自然也不会和蠢货计较，他只摆摆手示意他们可以跪安了。

于是偌大的空间内顿时只剩下了叶檀和社长。

叶檀正在走神，始终盯着社长的面具看，思忖他这么久都不肯摘面具的原因，难道是因为长得太丑，怕显露真容会影响他的伟岸形象？

“不许暗地里说我坏话。”

叶檀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那张脸什么时候藏过情绪？就差拿笔把心思写在上面了，傻不傻！”

叶檀用手揉搓着衣角，嘟囔道：“那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也不摘面具吗？”

社长顿了顿，转而语重心长地回答她：“毕竟要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想啊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想想，你一看见我的脸，惊讶于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英俊的男人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以后哪里还肯嫁给其他人？”

“……”

他随即用一盘新出炉的点心转移了她的注意力，试图循循善诱：“叶檀啊，可不能再这样放任自己傻下去了，当务之急是把功夫练好了，将来也独立完成个任务让大家瞧瞧。”

叶檀俏脸飞红，顿时就尴尬起来。

她深知社长说得没错，从十四岁被自己老不正经的师父抛弃之后，她身无分文地加入玄衣社，至今为止已经三年了，由于学艺不精，连一项任务都没成功过。不仅如此，玄衣社的兄弟们还要成天轮流跟在后面替她善后，回来还得统一口径给她留面子，一个个都有经验了。

“社长，你到现在都没把我赶出玄衣社，说实话我很感激你的。”叶檀一脸真诚，“我会努力向更高等级进发，争取早日攀登顶峰！”

社长深深叹息：“有理想固然好，但你目前始终在山脚徘徊，不知我还能不能活着看见你到达顶峰的那一天。”

“……我……我尽量。”

“那么叶檀，如果我有更好的锻炼机会交给你，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？”

叶檀登时点头如小鸡啄米：“愿意愿意！我这次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！”

社长继续叹息：“你以前次次都是这么保证的。”

“这肯定是最后一次！”叶檀举起小拳头作胸有成竹状，“如果再不成功，您就把我逐出玄衣社吧！”

“哦，这可不行，我还担心那群小崽子们暴动呢。”面具下那双如墨眼眸似有笑意蔓延开来，他的语气理所当然，“你属于玄衣社私有财

产，唯一的小姑娘不在了，我拿什么去给成员们发福利？”

叶檀听出了他话里的玩笑意味，鼓起两腮半嗔道：“社长你就别耍我了，快说是什么任务吧。”

社长顺手取了块令牌朝她扔过去，而后看着她没接住反而被砸中额头的蠢样子暗暗发笑，却还要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：“其实这次的任务倒也不难，就是让你杀一下当朝靖亲王，到时你自由发挥，不用有顾虑。”

自由发挥，不用有顾虑。

然而靖亲王裴靖渊，那可是隋国皇帝的亲叔叔，是民间传言中荒淫无道、心狠手辣的可怕男人啊！

叶檀瞬间呆在原地，直到社长实在看不过去，走下座位帮她把大张的嘴巴合上，顺带着揉乱了她的头发：“怎么，吓傻了？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说一定成功的吗？”

“问题是……对象是靖亲王啊……”叶檀几乎带了哭腔，“社长你确定自己不是变相地辞退我吗？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拐弯抹角，我不会讹诈你的……哎哟！”说完，她的额头就吃了一记栗暴。

社长冷哼一声收手：“你社长我是那么阴险的人吗？放心吧，你要相信自己的潜力无穷大，况且我会与你同在的。”

叶檀顿时恢复了亮晶晶的眼神，欣喜道：“真的吗？社长你要亲自陪我去？”幸福来得太突然。

“当然……不是了，我指的是精神与你同在。”

“……”叶檀绝望地拿着令牌转身，背影萧瑟凄凉，看上去就像被主人抛弃的小动物。

有道是，人生多艰。

说实话，其实刚开始听到任务的时候，叶檀是拒绝的，但本着不能辜负社长期望的原则，她仍旧毅然准备独自深入虎穴，万一上天保佑降了好运，让她一次就成功了呢？也算她为玄衣社增光添彩。

虽然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小白他们全来送行，每个人脸上的同情神色都令她有种自己将要一去不返的错觉，别吓唬人好吗？

叶檀一本正经地表示，自己绝对要取靖亲王的性命为民除害，叫众位兄弟等待好消息，然后在大家的热烈欢送中，满腹忧虑地离开了玄衣社总部。

说大话谁不会？可艰难程度只有自己最清楚。

她在帝都连续住了三天，每晚坚持踩点，直到对靖亲王的寝室具体在哪里也了如指掌，这才终于挑了个月黑风高的好时辰执行计划。

“这个点王府侍卫也该犯困了吧……”她蹲在墙头小声自语着，在心底打定主意，待会儿冲进去速战速决后立即溜走，一秒钟也不多待。

借着花丛做掩护，她施展轻功左冲右闪到达靖亲王的门前，行动似乎比想象中简单多了，嗯，不过不能疏忽大意。

透过被烛光映照的窗纸，叶檀隐约看到屋里那个男人在四处走着，没错，凭身材判断应该是靖亲王！

正所谓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她不假思索，果断地踹开门，在对方反应过来的前一秒，一个恶狗……不，是一个饿虎扑食冲上前去，而后手起刀落干脆地结果了他，连血都没有多流一滴。

那一刻她深深有种“我当真是个可塑之才啊”的自豪感。

“……”等等，貌似有哪里不对。

这人怎么穿着府中下人的衣服？而且看这张让人毫无惊喜的平庸脸孔，哪里像传说中风华绝代的靖亲王了？难道是自己的审美和眼光出了问题？

叶檀傻站在原地，大脑短路了一瞬间，随即脑中“唰唰唰”出现一行大字：不好，杀错人了！

有时候人生境遇即是如此悬疑莫名，譬如她作为业绩很差的砸锅型杀手，却被社长委派了难度五星的任务；再譬如她本以为可以圆满完成任务，却发现那一刀捅错了目标；再再譬如当她想赶紧出去寻找真正目标时，却听到了院子里嘈杂的呐喊声。

“有刺客！抓刺客啊！”

对，她就是这么倒霉。

四面楚歌，逃跑肯定没戏了，在慌不择路的状况下，叶檀随便找了间有光亮的屋子蹿了进去。

很好，里面有个男人在洗澡，他双臂搭在浴桶边缘，黑发垂落，遮住半张脸，让人看不清模样——当然叶檀也没空看他的模样，只动作敏捷地纵身跳进了浴桶，并拿刀抵在他肚子上，操着软糯的娃娃音出言胁迫：“胆敢把我交出去，你就死定了！”尽管震慑力还不足三成。

说完，她就屏住呼吸潜进了他的洗澡水里，暗暗抱怨着这浑蛋可真够骚包，居然还用玫瑰花瓣泡澡，难道王府里的人都这么讲究吗？

呃，她好像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
据常理而言，就算是在王府里，也极少有人能享受这么奢侈的待遇吧？

而后很快就有人给出了答案。

门外传来某个家丁扯着嗓子的急切吼声：“王爷！王爷您还好吗？好像有个刺客跑进去了啊！”

和叶檀同处一桶的男人声线很稳，话尾甚至隐约含着笑意：“本王很好，这里也没有刺客，你们去别处搜查吧。”

“遵命！不过……齐管家已死，救不回来了……”

“死就死了，本王花了那么多银子养着他，他替本王死一次也不冤——找个乱坟岗埋了吧。”

“是，王爷英明。”

脚步声渐远，直到确信那些人彻底离开，叶檀这才像只水鬼一样狼狽不堪地爬出浴桶，鬼使神差地，用来威胁他的短刀也悄悄挪开了。

“那个……请问一下，你是叫裴靖渊吗？”居然是搭讪的客气口吻。

他侧过头来，那张倾倒众生的俊脸上缓缓现出一抹笑容，狭长的凤眸微眯，秀气中带了三分邪气。

“怎么，作为一个要暗杀本王的刺客，竟然连本王的样子也不晓得？”

“……”

平心而论，叶檀自入职以来杀错过不少人，对她而言，搞错目标对象属于正常发挥，但这么丧心病狂，还是第一次。

而现在她正湿淋淋地站在裴靖渊跟前，举刀警惕地看着他穿衣服。

这男人长得真俊，身材也很棒……咳咳，那什么，反正是来刺杀他的，偷瞄两眼也没关系吧？

她活了这么多年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好色的。

“本王好看吗？”

根据叶檀的经验，能问出这种话的人多数不太要脸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她那个经常认为自己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的社长。

思及此，她决定不讲实话，只义正词严地回答他：“一般般吧。”

裴靖渊没再接茬儿，反而从柜子里顺手扯了件长衫扔到她头上，语气中含笑意：“把衣服换了。”言毕，他很自然地转过身去，示意不会偷看。

不是吧？对刺客竟然如此贴心，难道他不是浑蛋而是君子？

“……你别嚣张啊，我可是来要你命的！”叶檀企图通过恐吓来给自己壮声势，同时匆匆忙忙地换下了湿衣服，“不过看在你还算识时务的分上，我可以考虑让你体体面面地死！”

“哦？那本王还应该感谢你呢。”

“不用这么虚伪，等我砍你时你别躲开，也别反抗就好了。”她天真地要求。

裴靖渊伸手系好颈间领扣，转身长眸一挑，笑着瞥她：“那么血腥的事情稍后再提，须知本王还想好好感谢你，毕竟你干脆利落地替本王解决了个碍眼的家伙。”

叶檀反应半天才意识到他所指何人：“你说那个齐管家？那是我杀

错了。”

“过程不重要，本王只看结局。”

她认真地说：“那我其实是要来杀你的，你能给我个满意的结局吗？”

“由恨生爱，最终与暗杀对象坠入情网，你觉得这结局如何？”

“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害臊呢？”她很气恼，“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少女！”

裴靖渊故作惊讶地一指窗外月亮：“你是说光天化日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身为刺客，你还说自己是良家少女？”

“……”某人竟无言以对，半晌才故作理直气壮地道，“我外表是刺客，可内心很良家，你懂什么！”

裴靖渊从善如流地颌首：“那么良家小刺客，你认为凭自己这点本事能杀得了本王吗？”

他竟敢鄙视她！

虽说叶檀心里也清楚自己到底几斤几两，但被暗杀对象公然蔑视依旧会觉得不爽，当即气哼哼地重新举起刀：“要不要我捅你一刀证明一下啊？”

她此刻还套着他的衣服，由于过分宽大甚至都拖到了地面上，娇小的身形完全被包裹在内，看起来非但没有杀气，反而还多了几分娇憨，直看得裴靖渊微微眯起眼睛。

“无妨，看你这么傻，不如我们来做笔交易？交易达成了，本王可以给你提供机会，让你留在王府多杀几次。”

多杀几次……真是有个诱惑力的承诺啊……

叶檀耳根很软，她琢磨着自己打败他的概率微乎其微，留在王府没准还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性，横竖是破罐破摔，看情势走一步算一步吧：

“那你说，是什么交易内容？”

裴靖渊霎时笑得高深莫测：“装成本王宠爱的女人，等有客人来了

逢场作戏就好。”

她吓了一跳：“胡扯！你有那么多女人还不够？干吗非得拉我下水！”

“本王看腻那些庸脂俗粉了，想换换口味。”

“我卖艺不卖身的！”叶檀吼完又发觉好像哪里错了，于是赶紧改口，“这个‘艺’是指武艺！”

裴靖渊好整以暇地凑近她，见她谨慎后退，便又停下脚步，细细打量着她的眉眼，笑道：“你三脚猫的功夫就不要炫耀了，放心，都说是逢场作戏了，反正本王也不至于对你这样的身材感兴趣。”

“我的身材怎么了？我的身材是自然美！”

“你开心就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云袖一甩，淡定地朝门外走去，语气从容地嘱咐着：“自己去后院找间喜欢的屋子住吧，在此期间你想杀随时可以动手，但切记别惊动府中其他人，否则要赔钱的。”

这算什么态度？莫非对他而言，邀请个刺客留在王府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太自以为是了！

叶檀紧随其后出门时，一路上感到有无数目光朝自己投来，有惊叹，有鄙夷，还有羡慕嫉妒恨，且全部来自那些大半夜不睡觉到处游荡的王府下人。

八成是把她当成裴靖渊金屋藏娇的产物了，看来裴靖渊日常的确没少往府里带姑娘啊！

她默默把短刀藏进怀里，顺便把脸埋进衣领，拢着袖子加快脚步向后院小跑而去。

谁能和她解释解释为什么剧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？她明明是来刺杀的，怎么反倒和歌姬、舞女一个性质了呢？

唯一的安慰，大概就是今后多了个堂而皇之杀裴靖渊的理由，想到这里，她总算感觉生活燃起了些许希望。

不成功则成仁。

事实上，叶檀并不在乎裴靖渊到底什么时候需要自己逢场作戏，在她看来，只有随时能够刺杀他这一条才是最重要的。

因此她特意在闲暇之余记清了裴靖渊新房间的位置——之前的房间因为死了人，据说被他用来养狗了。

虽然她学艺不精，但始终谨记着刺客应具有的基本素养，丝毫不给自己懈怠的机会，这样的信念驱使着她一大清早就起床磨刀，连府中下人进来送饭都没注意。

“姑……姑娘……您这是……”

“啊？”她惊讶地抬头，本能地把刀举了起来，“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有没有点对女孩子的尊重啊！”

那名仆人被吓了一跳，端着托盘连连后退：“姑娘息怒，其实是您没关门啊！”

“哦，那你把早饭放下就不用管了，感谢你啊。”

仆人小心翼翼地往她手上看了一眼：“恕小的直言，您这刀……”

“你说刀啊，”叶檀脑海中快速地思索一番，随即想了个自以为十分聪明的借口，“……我担心你们后厨的刀不够锋利，特意替你们磨了一把。来来来，给你，不要客气！”

她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起来纯良无害，虽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脑子并不太好使，但这样有点傻里傻气的阳光笑容，偏偏就对某些情窦初开的少年很有吸引力，那个小仆人登时就呆呆的，什么都忘记了，只木讷地接过短刀，还挺难为情地笑了一下说“谢谢”。

是个正常人就晓得这种刀没法剁肉切菜，唯一的用途就是抹脖子，估计他最后也没送去厨房，而是自己收藏了。

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深处，叶檀这才转头看向早饭，不得不承认王府待遇实在很好，饮食种类满透着贵族气息，寻常百姓肯定是吃不起的。